



1860

圆明园大劫难

【修订版】

Le Sac du Palais d'Été

[法] 贝尔纳·布里赛 Bernard Brizay/著
高发明 丽泉 李鸿飞/译 郑德弟等/校

李鸿飞/译订

上海遠東出版社

史的良心，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倾情奉献

1860

圆明园大劫难【修订版】

Le Sac du Palais d'Été

[法] 贝尔纳·布里赛 Bernard Brizay / 著

高发明 丽泉 李鸿飞/译 郑德弟等/校

李鸿飞/译订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60: 圆明园大劫难 / [法] 贝尔纳·布里赛著 高发明等译 李鸿飞译订 — 上海: 远东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76-1023-7

I. ① 1… II. ① 布…② 李… III. 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 ~ 1860) — 史料 IV. ① K25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8820 号

1860: 圆明园大劫难【修订版】

[法] 贝尔纳·布里赛著

高发明 丽泉 李鸿飞等译 李鸿飞译订

责任编辑: 徐忠良 贺寅

装帧设计 / 熙元创享文化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 熙元创享文化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41.75 字数: 600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978-7-5476-1023-7 / K·138

定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1-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38

献给
布丽吉特以及她的微笑

À Brigitte
à son sourire

再版说明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和血汗的圆明园。从此，圆明园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这段历史似乎尽人皆知，可事实上，常常有人——从普通百姓到声名显赫的大学教授——误以为抢劫和焚烧圆明园是八国联军所为。所以这段惨痛的历史又往往像一团浓滞的雾，只见隐约的轮廓，却不详其具体情形。事实上，火烧圆明园这一事件有很多细节、详情，比如英法在什么样的情形、基于什么样的考虑组成联军，带了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一路上他们做了些什么，到了中国后到底干了些什么，中国老百姓和官府具体是怎样的反应，大清军队是如何抵抗的，交战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大部分人不甚了了。而本书——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纳·布里赛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详尽地还原了整个历史过程。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中有些细节、详情恰恰是令我们作为中国人感到痛苦的——在英法联军的队伍里有征召的广东苦力，他们为英法侵略军提供后勤服务，一起抢掠、焚烧；联军进攻路程附近的村民也加入了抢掠者的队伍（这在清人笔记里也有颇多记载）；当英法联军攻进城后，百姓的极度贫困，以及麻木的观瞧（这让我们想起鲁迅所说的看客），还有清政府井底之蛙般的自以为是、腐朽没落……还有传说中为英法联军进攻圆明园带路的“带路党”……

可是，不管清政府是怎样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腐朽堕落，都不能成为英法侵略军铁蹄践踏中国领土并肆意抢夺、焚毁圆明园的理由，正如作者布里赛所尖锐质疑的：“应该到中国去吗？”侵略者找尽了种种理由来粉饰掩盖他们的行为，但都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为了领土的扩张和鸦片的利益，他们成了极不光彩的侵略者。文中频繁出现的“远征”这个词，就是侵略的假面！

从一个法国学者的角度全面还原、正视和反思这一历史事件的图书，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诚如作者所言，英法联军当时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英法国内公众的质疑和抨击，因此这段历史一直是英法联军以及官方所刻意掩盖的。当布里赛以一个热爱和平、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法国人的良知，比较公正而客观地写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对此深表尊敬和谢意。

当然，作者的叙述和评论，有时仍免不了下意识地站在法国人的角度和立场，所引用的资料，有时也与事实有所出入。这些都是读者朋友们需要加以鉴别的。此外，也有一些学术观点，如把英法联军的这场侵略战争看成是第三次鸦片战争，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等，都需要近代史研究者们展开研究和探讨。

本书法文原著 2003 年由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欧洲时报》认为该书是布里赛先生在搜集研读大量英法联军官兵的战争记忆，调查大量史料并 10 余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揭露批判了英法联军洗劫并野蛮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故购买了该书中文版权，并将其无偿提供给浙江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中文版（第一版）在 2005 年“中法文化年”活动中隆重首发，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10 年来先后 4 次重印，发行 3 万多册。杨咏橘前社长和张晓贝社长等《欧洲时报》领导一直十分关注中文版的出版和宣传推广进程，并给予多方面的帮助。两

位社长高度肯定当时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徐忠良先生在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园的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上付出的艰辛努力，2014年直接授权已调任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的徐忠良先生负责布里赛先生这一历史名著的修订再版工作。我社邀请原著译者之一李鸿飞先生承担修订工作，根据布里赛先生原著的修订版，除对译文进行订正修润外，补译了中文第一版中删节的注释、“方框”文字（正文中以楷体排印）、“人物群像”等内容，力图反应原著的全貌。

值此中文修订版正式出版之际，我们衷心感谢《欧洲时报》的热情推荐和真诚合作，感谢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译者、校者和提供多方面帮助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圆明园管理处的有关同志，感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对外合作部领导以及浙江古籍出版社编校人员付出的辛勤工作。特别感谢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德弟先生，在身体欠佳和时间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为书稿第一版进行了严谨的校审把关。汪林茂教授等也提供不少帮助，名物专家扬之水女士为书中部分文物图片考辨定名。李鸿飞先生和上海远东出版社的修订再版工作正是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已出版本的基础上补充、完善的。对此，我们深致谢意。

作者布里赛先生在本书出版后，还和徐忠良先生、王道成教授、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曹宇明主任合作，2010~2012年间在中西书局翻译出版了《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28种），译丛收录了数十位当年参与劫掠圆明园的官兵日记、书信等第一手战争记忆原始资料，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我们还在持续进行译丛的翻译整理工作。

2014年8月，布里赛先生因为还原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圆明园的历史真相，获得了由中国政府颁发的“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在人民大会

堂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颁奖。

2015年是圆明园罹难155周年，特推出《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修订版，以志纪念。谨在此感谢李鸿飞先生为再版所做的辛勤工作，及所有为修订版出版工作做出贡献的专家、同事、同道。

无论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多少沧海桑田，圆明园的废墟始终在那里——它是所有中国人永远的伤痛、耻辱……但，它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从血泊中挺立起来、永远奋发的塔标！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5年9月

再版序

历史，存在于当事人的记忆中，存在于浩瀚文献的记录中，也存在于后人的评判中。历史的真相在变迁的长河中可以被一时湮没，隐藏，但我坚信，无论历史的车轮走过多远，碾压过多少沧海桑田，都终将被后人挖掘出来，还原出它的真实面目。

《1860：圆明园大劫难》就是这样一部还原历史真相的巨作，为我们揭开了中华民族当年积贫积弱的一段惨痛历史，填补了世界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史料空白。

谈论中国皇家园林，必要论到北京圆明园。当年大清帝国集四海之力，累九州之财，历百五十载，方臻大成。号称：天下文明菁华，大汇于此。更体现了中国皇家园林所达到的最高艺术美学境界。圆明园之精美绝伦，气势恢宏，若保存到 21 世纪的今天，也堪称鬼斧神工、人间胜景。

然而就在 155 年前，它惨遭英法联军大肆劫掠，最后更在被劫后点燃的熊熊烈焰中毁于一旦，定格成为今天的废墟遗址。它不仅具有独特的东方建筑艺术审美价值和融贯古今的文化内涵，更因其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繁华走向没落，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悲苦历程，而承载了极为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沉默不语，任凭风吹雨打，始终顽强地挺立在那里，时刻提醒生活在 21 世纪繁华世界的中华民族，落后是要挨打的……圆明园的烟尘百年已成为我们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惜、永远的耻辱，更成为激励我们中华民族从血泊中挺立奋发的

坐标性历史遗产！

我要在这里感谢法国的布里赛先生。我们因为出版这本书而相识，再相交成为朋友，友情一直保持至今。作为一位热爱和平、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法国历史学家和作家，他撰写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以丰富的史料再现了那段曾经被世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遗忘尘封的历史。

我还要感谢李鸿飞先生，他不仅是第一版的译者之一，更独立承担了再版修订与补译的重任。

最后，我更要感谢徐忠良先生，我们《欧洲时报》当年有幸与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携手，参与了此书的中文版权购买、翻译和出版工作，首次在中国再现了那段悲惨历史。从当年在浙江的合作出版，到今天修订再版，我与徐忠良先生也联系不断，成为挚友。是他一直孜孜不休、无私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幕后繁多艰难的组织工作。是他的坚持不懈努力，《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本史书才得以全面修订再版，以更加丰富翔实的史料、还原了当年凄惨的历史真相。

岁月如梭，转眼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70周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就显得更加意义深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清楚表明，只要人类坦诚面对历史，无论当年发生的事情多么悲惨、荒谬、黑暗和无耻，历史的篇章已经翻过去。我们温故知新，和而达道，目的就是促进东西方不同文明携手合作，共建和平、和谐、自由、平等的美好新世界。

法国《欧洲时报》传媒集团总裁 《欧洲时报》社社长 张晓贝

2015年7月于巴黎

再版自序

我是学历史出身，但大学毕业之时，我对东方各文明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仍然所知甚少。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979年8月，当时我和妻子参加了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东方之友”旅行社组织的华夏游。那次中国之行纯粹是旅游，不像以前，所有的参观都属于官方或半官方性质。参观路线包括了北京、大同（云冈石窟）、太原（五台山寺庙）、洛阳（龙门石窟）和西安。

在西安，导游宣布我们将参观秦始皇的地下大军。那好吧！此时，我们当中还没有任何人听说过在此五年前偶然发现、如今已名扬世界的兵马俑。

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惊喜。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历史学者（当时已改行当记者），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世纪考古大发现。当时，发掘现场（一号坑）上的巨大顶盖已经建成，今天仍保持着原貌。

在如此壮丽的瑰宝面前，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完全沉浸在艺术的感动之中。此次为期一个月的旅行将改变我的人生：我爱上了中国，爱上了这个延续数千年的古老文明。

从那以后，我多次重返中国，例如1985年参观了上海和苏州、无锡、杭州的中国园林。2000年，我再次来到北京，重游了颐和园。那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参观结束时，我决意要到近在咫尺的圆明园看一看。

走出圆明园，我感到悲凉、绝望和耻辱，因为我得知，这个世界奇迹，

是被我的“祖先”、我的同胞以及英国人——欧洲人——先抢后烧，夷为平地的。返回法国后，我找到巴黎的两家“中国”书店——凤凰书店和友丰书店，询问有否讲述这起悲剧、这起维克多·雨果所说的“犯罪”的历史书籍。他们回答说没有，只有几本关于鸦片战争的英文书有相关的章节。

想到自己曾受过历史学的训练，于是我心里思量：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写一本这样的书呢？

我必须首先动手搜集资料，找到了一批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书籍，其中法文书 40 多本，英文书 30 多本。这些书籍当中，大部分是参加军事远征的军人、译员和纪实作者回国之后写的。搜集和阅读资料的工作花了两年时间。应该说，对一个历史学者而言，能够发现迄今不为人知的第一手历史见证者原始纪录，成为开拓这一史料处女地的第一人，是一个巨大的快乐。

这本厚厚的书写作过程非常顺利，6 个月时间即告完成。我专心致志地投入写作，我心里很清楚，我要让读者通过本书了解至今一直被无视、被掩盖的历史悲剧。

此书 2003 年由巴黎峭岩出版社出版后，有大量的书评给予褒奖。也有一些法国报章，有左派的也有右派的，宁愿对这本令人不快的书视而不见。

《1860：圆明园大劫难》还应该译成中文。在写作过程中，我心里就一直想着潜在的中国读者。这本书也是为他们写的。的确，大部分中国人从小学开始就知道这段悲惨的历史，但应该让他们通过外国人的笔来重新发现这段历史。这支外国人的笔固然是充满同情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要通过事实的描写，证明 1860 年英法联军在北京发生的事件是犯罪行为。

怎么办呢？我来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处，他们建议我找在巴黎的中国知名文学家沈大力和他的夫人董纯。通过他们的介绍，我结识了杨咏橘

女士，她是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日报《欧洲时报》的社长。

杨女士在《欧洲时报》的头版刊登了对我的专访、书评和我的照片。随后，众多读者纷纷向杨女士表示，希望此书能译成中文出版。于是，杨女士向峭岩出版社购买了中文版权并转让给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该社将此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此书中文版在中法文化年框架内列入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2007年，此书获得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正是在翻译出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的过程中，我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徐忠良先生积下深厚友谊，2010—2012年和已调任上海中西书局总编辑的徐忠良先生再度联手翻译出版了《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28种）。2014年，我还有两本书（《上海：东方的巴黎》和《法兰西在中国300年——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译成中文，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为此，我有幸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一殊荣。2014年8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女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手为我颁奖。

我祝愿新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如前一版一样受到读者欢迎。我要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徐忠良先生，他提议将本书修订再版，并获得《欧洲时报》张晓贝社长的支持，使我深感荣幸。

中文第一版问世十年之后，这本关于圆明园劫难的书得以修订再版。不错，我当时确实想到这本揭露欧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罪行的书能在中国受到欢迎，但它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功超出了我的期待。其中的原因也许是，中国公众格外赞赏一位法国历史学者承认西方所犯的错误，而西方大概至今仍然认为，对这一“犯罪”的谴责是中国当局的官方宣传主导的，目的是迎合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

一个外国人决心在自己的国家让人们认清1860年犯下的滔天罪行，给中

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尤其表明，中国人民持续 150 年的愤怒理所当然。在中国，人们称赞我的勇气，这也让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过是尽了历史学家的本分，即最准确、最忠实地还原历史事实。其实无需谴责，无需作出道德判断，事实本身自会站出来说话。

此书的目的是让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更全面地认识圆明园的劫难，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我祝愿它取得更大的成功。

贝尔纳·布里赛

2014 年 10 月

序言

应浙江古籍出版社之约，谨向中国公众推荐贝尔纳·布里赛的佳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不胜荣幸和喜悦。

一部历史著作，只要选题适宜，论述精当，史料准确而翔实，读起来犹如一部小说——本书便是如此——就可谓全面成功。

许多法国人惊讶地发现了我国历史上这不甚光彩的一幕，然而，我们弗洛伊德式的记忆却忙不迭地将它忘掉。

而我本人，对这部力作被译为中文感到高兴，且欣慰地看到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将因此而对1860年以洗劫、焚毁中国皇帝的夏宫——圆明园而告终的这一悲惨故事有所了解。对于自己国家历史上这伤心不已的一页，所有中国人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段动荡不堪的历史，充满着骚乱与疯狂。

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但愿布里赛此作，有助于增强此种“记忆责任”，并让人们憎恶战争这一苦难之源。

在此，请允许我引用老子的一段教诲：

“夫兵者，不祥之器，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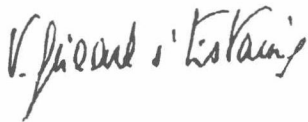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众所周知，我喜欢中国，并乐于前往；我也喜欢中国人，一直很高兴与其晤面。我十分敬重中国哲学家们，尤其是孔夫子的智慧，他曾谆谆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法国能与中国保持互信与友好的新关系，倍感荣幸和自豪。

焚掠圆明园，对中国至为残酷，而英法两国殖民军则极其可耻。但愿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有益于世界上仍在相互伤害的国家间的和解。



法兰西共和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2005年5月12日于巴黎

献词

中法两国相距遥远，但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令人特别高兴的是，2003年10月至2005年10月，中法历史上第一次互办文化年。这一大规模的双向文化交流，构成世界两大悠久文明之间密切沟通和交相辉映的历史时刻。文化年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法国界。

2004年，法国作家贝尔纳·布里赛写信给我，并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法文版赠我。今天该书中文版问世，无疑是中法文化年的又一成果。

《1860：圆明园大劫难》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全景式描述19世纪英法联军毁灭这座夏宫的历史著作。该书风格独特，手法细腻，史料翔实，是一部既描绘宏观历史又兼顾微观细节的不可多得的作品。

希拉克总统在写给布里赛先生的信中，对此书“有助于澄清历史而感到欣慰”。我相信，该书中文版的面世，将使中国读者进一步去了解人类文化瑰宝——圆明园是怎样被大文豪雨果所称的“两个强盗”焚毁的惨痛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当前，中法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让我们不忘历史，放眼未来，为中法友好的明天而共同努力。

借此机会，谨向布里赛先生，向为中文版问世而奔波辛苦的巴黎《欧洲